

鸳鸯蝴蝶派
八大经典作

文坛耆宿
●李涵秋 著

过
渡
镜

GUO DU JING

(上册)



内 容 简 介

《过渡镜》又名《广陵潮》，共一百回，写作时间由1909年开始至1919年完成，历时十一年。是鸳鸯蝴蝶派社会小说的代表作。描写的是民国初年扬州地方云、伍、田、柳四户人家的盛衰荣辱、悲欢离合的故事。田家是商人，伍家是官僚地主，云家是店伙，柳家是巨贾。作品以他们子女之间的爱情纠葛为线索，联系维新变法、辛亥革命、袁氏称帝、张勋复辟等一系列政治事件，展示了黑暗社会中各阶层人物在钱、权、利、欲面前的丑恶嘴脸和罪恶行径。小商的安分，官僚的腐败，店伙的贪吝，巨商的奸滑，视钱如命，一毛不拔等，作者都采用漫画式的夸张手法，描绘得栩栩如生。是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中国都市生活的真实写照，是一幅旧社会中小城市的风俗画。

凡 例

一、鸳鸯蝴蝶派，亦名礼拜六派，是现代文学中宣扬趣味文学的一种文学流派。它起源于清末民初，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是其全盛时期，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才在大陆消失。是与民国相始终的一种文学流派，所以，又称“民国旧派小说”。

二、鸳鸯蝴蝶派产生的温床根植于现代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侵蚀下的“十里洋场”，也就是资本主义滋生时期的都市。它的作品以长篇小说为主，内容分为社会、言情、哀情、黑幕、娼门、家庭、武侠、神怪、军事、侦探、滑稽、历史、官僚、民间、反案等等类别。它同“五四”以来的新文学都处于现代文学的时间范畴。它从另一群作者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及其描绘的人物身上，反映了当时那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即资本主义滋生时期的一些畸形的形形色色的生活图景，具有一定的社会认识价值，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文学流派。

三、鸳鸯蝴蝶派作品大多取材于旧中国畸形社会的病态现象。注重题材的新闻性、秘闻性、传奇性和趣味性，军政显要的宦海沉浮和官场丑闻，巨商富绅巧取豪夺的发迹与花天酒地的私生活，姨太太、阔少爷的情场角逐、醋海风波、秽污丑闻，名流、名妓、明星、红艺人的身世遭遇、桃色纠纷、逸闻趣事，中下层市民的身边琐事、生计艰辛、家庭纠葛……都有生动的描绘。在创作方法上，描写的大多是作家熟悉的人和事，因此，作品里的人物大都是有血有肉，情意真切，栩栩如生；其结构方法继承章回小

说的特点，注重情节安排；描写手法又接受新文学的影响，着意环境氛围的描绘和人物内心的刻画。所以，颇为适应当时一般市民阶层的欣赏趣味，曾经拥有过广大的读者群。这些作品大都是畅销书，有的印过二三十版之多；有的还被搬上银幕，轰动一时。是明清言情小说的延续，当今港台文学的先声。

四、鸳鸯蝴蝶派的名家名作，最杰出的是“五虎将”和“四大说部”。前者是徐枕亚、李涵秋、包天笑、周瘦鹃、张恨水；后者是《玉梨魂》、《过渡镜》（又名《广陵潮》）、《江湖奇侠传》、《啼笑因缘》。

五、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之多浩如烟海。本丛书共汇刊其以社会、言情为内容的八大经典作，供广大读者阅读欣赏，以窥其貌。其中：

有鸳鸯蝴蝶派的开派小说、奠基之作《玉梨魂》和同题材之作《血泪史》；

有该派白话小说的开山之作，被称之为“清末民初”社会写照的《过渡镜》（又名《广陵潮》）；

有该派最突出的代表作《啼笑因缘》正续集；

有苏、扬二州“文魁”包天笑、毕倚红合作，描写娼门血泪辛酸生活，被称之为“今之小说无敌人”的《人间地狱》；

有“哀情二圣”秦瘦鸥、周瘦鹃的《秋海棠》、《新秋海棠》；

有“天津张恨水”、“言情奇才”之称的刘若云的《红杏出墙记》。

六、这套丛书，对于广大读者对资本主义萌生时期的旧社会的认识，对鸳鸯蝴蝶派文学的了解与鉴赏，都将是有益的。

目 录

第 一 回	避灾荒村奴择主 演迷信少妇求儿	1
第 二 回	宦途水淡公子下场 异想天开女儿剖腹	10
第 三 回	鹤唳风声避兵亡爱妾 疑神见鬼赏月病高年	17
第 四 回	失儿得儿酿成惨剧 死女生女演出新闻	24
第 五 回	误参苓庸医蝎毒 歌莽莒恶妇蛇心	32
第 六 回	痴公子肠断达生编 新嫁娘祸胎马桶盖	40
第 七 回	白虎当头县官笞秃婿 红鸾错配娇女嫁书呆	50
第 八 回	睡柴堆鸳鸯惊赤焰 编花榜狐兔聚青年	61
第 九 回	师道失尊严雷先生痛哭 尼庵藏污垢贺公子嬉春	71
第 十 回	嫠妇宵行蓬门窥暧昧 玉人命促酒座话酸辛	81
第 十 一 回	栋折榱崩贫儿发迹 女婚男读孀母关心	90
第 十 二 回	是前生孽障泪断莲钩 悔昔日风流魂飞棘院	99
第 十 三 回	礼成释菜童子谒蒙师 会启孟兰佳人惊恶鬼	109

第十四回	里巷相惊老妇侈谈天主教 书斋苦寂先生羞听女儿经	119
第十五回	吊荒坟风前增怅惘 堕粪窖月下捉迷藏	127
第十六回	老梅克除夕渡慈航 恶顾三中秋劫喜轿	139
第十七回	劣弟恃蛮奸嫂嫂 顽儿装势做哥哥	150
第十八回	锦袜留痕居丧权折齿 絮袍肇祸遇事便生波	161
第十九回	赌局翻新快谈麻雀 仙机入妙误掷番蚨	171
第二十回	强盗分金对句偶言革命党 儿童躲学书包偷掷土神祠	182
第二十一回	母怨爱子小妹谗娇音 鬼责贪夫贤姬成大礼	192
第二十二回	侮乡愚小嬉仙女镇 应科试大闹海陵城	204
第二十三回	赌嘴功竹叶杯倾玫瑰酒 试怀挟桃花纸嵌茯苓糕	215
第二十四回	家庭压制泼妇扇雌威 淫窟深沉娈童传妄语	224
第二十五回	信风闻恶姑施毒手 误日者淑女阻嘉姻	234
第二十六回	误姻缘伤心成幻梦 假道学雄辩到敦伦	245
第二十七回	论新闻政体俨翻专制局 编小说才人例堕奈何天	256
第二十八回	结新欢瀛眷辞湘水 惊异宠游踪卜润州	264
第二十九回	酒绿灯红孀妇怨 枫丹获翠估人船	274

第三十回	雌押衙隔江劫美 丑司事拦路求人	286
第三十一回	求荐举儿子赠余桃 避喧嚣夫君歌折柳	297
第三十二回	卜书贞替人吃醋 林雨生拼命戒烟	309
第三十三回	一往情深离筵争进酒 百无聊赖欢宴独愁眠	318
第三十四回	春生雪地幽室结同心 义薄云天空门惊祝发	331
第三十五回	重黄金嗾夫槛凤 疑白譬浪子杯蛇	345
第三十六回	家庭戾气畜志杀亲娘 世界奇闻丧心告妻父	356
第三十七回	风定江平登轮惊铙手 霜寒夜永拥被话刀头	370
第三十八回	胠箠风听诟谯起家庭 断发文身凄惶游岛国	386
第三十九回	万树梅花新旧党 一江榆荚去来船	401
第四十回	意外缘惊魂沉水底 心上事吉谶出山中	415
第四十一回	使醋劲波涨莫愁湖 遇酒疯途穷真武庙	429
第四十二回	救危祸幸遇旧情人 发狂言交欢新志士	445
第四十三回	拜干娘巧施拍马 瞋老父快论精虫	462
第四十四回	打电报孝子奔丧 设乱坛奸徒作古	477
第四十五回	乞捐资短尽英雄气 吞巨款空生宵小心	496

第四十六回	欺小姑红闺娇割臂 充侠客黑夜惨飞头	513
第四十七回	惩蚊媒官留疑案 发蛟水民苦苛捐	532
第四十八回	别恨满琴书挹秀轩中成旅客 吟场森剑戟消闲录上感诗人	552
第四十九回	拨雨撩云缠绵痴婢意 含沙射影憔悴小妻心	571
第五十回	负心郎空撰芙蓉谏 薄命女虚磨苕菜诗	591
第五十一回	学校春深莺燕燕 佛堂夜永雨雨风风	612
第五十二回	蛮舅爷无心槛凤 痴妓女有意离鸾	630
第五十三回	革命家汉皋小驻 负心汉媒孽为奸	649
第五十四回	捕厅署劣弟诌谎言 平山堂群雄开大会	668
第五十五回	弄假成真毒人施毒手 将机就计情种寓情痴	685
第五十六回	江宁府书生脱祸 武昌城民党成功	702
第五十七回	黄天霸只手陷扬州 孟海华一心攻浦口	714
第五十八回	碧血凝愁孀妇归旅棹 红旗报捷娘子集雄师	731
第五十九回	大义灭亲娇娃忙北伐 阴谋未已奸侣又南来	745
第六十回	武昌城仓皇惊炮火 黄歇浦呜咽听潮声	753
第六十一回	几颗蜜炙樱桃联欢卫队 四枝茶叶鸡蛋谢罪议员	766

第六十二回	深闺缱绻都督多情 天理昭彰奸人授首	780
第六十三回	逛马路托足倡寮 驳轿夫伤心政局	797
第六十四回	真多情无心逢彼美 假殉难到处散丧条	809
第六十五回	明伦堂腐儒大会 净慧寺泼妇飞来	821
第六十六回	起黑心莽秀才被辱 盟白首死和尚招亲	833
第六十七回	筵前碎语阿姊话从头 寺里游踪美人惊窥面	854
第六十八回	洗尘酒芳筵生雅谑 照乘珠密室动幽情	877
第六十九回	席地幕天英雄出屠狗 鸠形鹄面乞丐想从龙	897
第七十回	纷纷劝进洪宪辟新元 踽踽独行腐儒思旧梦	923
第七十一回	分香卖履故督多情 返剑还珠痴郎快意	946
第七十二回	小团圆商量联宅眷 真妖孽研究到文言	964
第七十三回	故友重逢中分鸳耦 纤儿无赖妄肆鸢音	977
第七十四回	触娇嗔芳筵工笑谑 结新好情海起波澜	991
第七十五回	大设冥筵谰言发噤 重收孤子高义可风	1005
第七十六回	吃虚惊祸生眉睫 设妙策枉用心机	1015
第七十七回	一夕话款款续良缘 半江风匆匆送行色	1026

第七十八回	兴尽悲来商量作归计 时衰运倒租赁到妻房	1041
第七十九回	雇挑夫朱成谦受窘 见爱媳柳克堂装憨	1053
第八十回	鱼肉善良奸蜂枉法 呻吟床榻寡鹄工愁	1068
第八十一回	诉芳衷璇闺伤往事 谈果报酒馆说新闻	1079
第八十二回	洋灵签双方工索隐 论医理一味乱吹牛	1091
第八十三回	逞谈锋当场演说 辞职务暗地输金	1103
第八十四回	还夙愿酬神旗杆巷 得急电复辟北京城	1116
第八十五回	遗老拜牌演成趣剧 腐儒说梦志在科名	1129
第八十六回	报师恩门生忙后事 助丧费壮士念前情	1140
第八十七回	养娇娃老人托梦兆 排劣货学子散传单	1151
第八十八回	大示威国民开会 小受罚绅士说情	1163
第八十九回	诗社联欢园林雅集 天空照相机械神仙	1174
第九十回	轧姘头老年染梅毒 禁私塾暗地起风潮	1185
第九十一回	念前情璇闺生鼠雀 绵后泽深夜续鸾凰	1196
第九十二回	黑吃黑乔家运欺人 冤报冤田福恩丧爷	1209
第九十三回	加车租苦力闹风潮 停工厂贫忆绝生计	1222

第九十四回	捐秋扇闺房惊恶梦 度春风旅馆殉佳期	1237
第九十五回	悬孤设帨三府征祥 进爵添寿一堂集庆	1254
第九十六回	巧结合新郎被骗 辨是非败子回头	1269
第九十七回	柳克堂因财受祸 明似珠失计潜踪	1287
第九十八回	严取缔庸医侥幸 办清乡劣董倒霉	1302
第九十九回	贤淑仪历劫归太虚 呆云麟忤情入幻境	1320
第一百回	秦太君考终团圆宴 华登云归结广陵潮	1336

第四十二回 救危祸幸遇旧情人 发狂言交欢新志士

疾忙赶得出来，见普济同崔五正打从自己房里走出，普济腋下夹了几件衣服，全是自己的；崔五手里又抬着自己一双皮鞋。云麟上前拦道：“这些物件，拿向那里去？”普济笑道：“拿去质当。”云麟急道：“我的物件，我自不要去质当。”普济哈哈大笑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说着同崔五径自走了。云麟进房，见自家一个箱子早被他们打开，锁锁已经扭断在地，里面还剩了几件旧夏布衣裳。不觉浩然长叹，便气倒在床上，病势越发沉重。固然不思饮食，也没有人送给他吃。次日崔五走过来唠唠叨叨，走来索房饭钱。云麟叹道：“你看我病得这样，那里去设法来给你？况且你们将我物件当了，所有的钱便不给我，也该算做房饭钱了，如何还来歪缠？”崔五道：“你这话奇了，我师兄是一个‘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人也，拿你这点点钱，有什么要紧！往常师兄无论同什么人，只须对着他说个‘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便好似念了咒语一般，那个人便双手将所有的银子洋钱一古拢儿送给他。我师兄所以不念经诵佛，只须记着这两句话，便一生吃着不尽。不想遇见你这小孩子，倒反要驳诘他起来，这还了得！我劝你放明白些，不要恼了我们师兄！他说，有这一天，将你向肩膀上一扛，在你头上插一根草标儿，走上大街，随便抓住一个走路的，也只须念一声‘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自会有人赶着将你买了去，怕不能偿还我们的房饭钱？”崔五说毕，又气呼呼的双手叉腰坐着。云麟暗想：“这事真不妥当。看那个洒疯子疯疯癫癫，怕不真个做出来！”

此处离家又远，身边又无分文，何先生等人又断断猜不到我会羁留在此。万一这两个人起念便将我杀了，也是没有人报仇。可怜我那母亲还巴巴的在家望我回去呢！”想到此，心里一酸，那眼泪早簌簌的流下来，一时便晕了过去。及至悠悠醒转，见崔五已不在房里，床上一条单被已不知去向了。此时周身又寒战起来，口齿击得甚响。过了一会，转寒成热，象是一条火龙烙住身体，口渴已极。拼命喊了两声，想人倒一杯茶给他润润喉咙，再也没有人答应。等到清醒时辰，便忍不住了，意欲写一个字柬儿，依然去告诉红珠，料想：“他念往日情分，知道我今日病倒穷途，或能来拯求我也未可知。”主意已定，便将崔五唤至面前告诉他说：“我有一个妹妹，住在这南京秦淮河上首第七十二号门牌，累你去跑一趟，告诉他我在你们庙里病了。”崔五扬着头问道：“告诉他不打紧，他可有钱来帮助你？”云麟首：“岂有不拿钱来的道理？包管我一到了那里，他先赏你几百文吃酒。”崔五大笑道：“你可拿得稳？”云麟首：“拿不稳也不同你讲了。”崔五拍手笑道：“妙呀！你这人何不早说？我此刻便替你去。”云麟首：“你莫慌！还须得我写一个字柬，他才相信呢！”崔五笑道：“不错，不错！就是到钱铺去拿银子，也还须有一张票子，你就写起来罢！”云麟道：“请在我网篮里将铜墨盒子同笔一齐取出来！”崔五笑道：“那个鑿花的铜墨盒子么？早被我那师兄押在酒铺子去了！罢罢！我一发成全你，我房里有一个瓦砚儿，上面有些用不完黑墨，你用唾沫蘸着写罢！”于是又跑入自家房里将一块砚台取得来，在云麟网篮里翻出一枝笔，铜套儿已不在上面，一应递在云麟手里。云麟真个伏枕匆匆写了几十个字，大意是想同红珠借几元以便搭船回家的话。崔五得了这张字柬，便如飞的径向红珠那里去了。

走至门首，一眼看见那华丽门楣，吓得缩头不敢进去。又见

一些衣服灿烂的少年，或是骑马，或是坐轿，出出入入，不禁将舌头伸得一伸，暗念：“倒瞧不起那个相公还有这般一个好妹妹。早知如此，我同师兄也不该狠狠的去凌虐他了。”正自沉吟，忽见门首停着一项四角白绸的轿子，四个轿夫，雄赳赳的站着，一会儿门里婷婷袅袅走出一个绝标致的美人儿来。刚要上轿，崔五疾腾身冲着上去，问了一声说：“这里可有一个姓云的妹妹？”这句话不打紧，早将那个美人儿听凝住了，便一手扶着轿门，回头问道：“你这人是谁？嘴里说的什么姓云的？”崔五道：“你们不信，请看这张字儿。”说着，便将云麟写的那封信平递过去。那美人拆开来瞧得一瞧，见他沉着脸，似乎寻思什么事的一样，忽又焦怒起来，喝道：“你这蠢奴！是谁叫你来的？我认不得这厮，你敢来欺骗我？”崔五此时见云麟的字柬没有效验，转大大失望。他是个粗人，急得暴躁起来，便想拖着轿子不放他走。那美人早命门里的婢仆以及轿夫等众，连拖带拽将崔五赶得走了。

崔五这一气非同小可，一口气跑转回庙，劈头将云麟一顿咒骂，要他赏号钱。云麟至此已知红珠真是陌路相待，又被崔五吵闹得发昏。正自拿话来支吾着，不意房外又跳进一个恶虎来，大叫道：“你们的话，我都听明白了。原来这厮将老子那句‘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话套得去用，倒轻轻改成一个姊妹。你好不惫赖！人家也不是你的妹妹，你偏要去认他做妹妹。老子们的两条腿是不白跑的，跑一趟须得要给钱。看你这厮已瘦得三根筋绊住脑袋，料想再没处弄银子来给老子，老子这一间空房还要另租给别人，论理便该将这厮赶出老子的庙门！”云麟知道进来的这人是那酒疯子普济，先前听见他泼骂，已吓得三魂剩一，七魄少二，幸亏听他这口气，还不忍心将他径赶出庙门，忙抖抖的接口道：“不错呀！和尚何处不方便方便。若是将学生赶出庙，学生已

是病得这样，出了庙，便老实是条死路。”普济又睁着两个眼珠道：“呔！你这厮等老子话说完了。咱老子说的是论理便该将你这厮赶出庙门，然而你这厮出了这庙，怕不要将咱老子事情坏了，说咱老子待你怎样利害。咱老子主意已定，停一会便要送你向阴曹地府去走一遭儿，你所剩的些衣服物件，你自放心，咱老子自会替你收拾。你这尸骸虽然不甚肥胖，咱也用得着你：把你放在老子后园竹根底下，培壅培壅，明春还该冒得好笋，算你也不曾白白的占着我的泥土。”又回头对着崔五道：“你看咱老子这般待他，还厚道不厚道？”崔五道：“这算是师兄慈悲极了，放在别的人手里怕没得这样，又有情，又有义。”普济又道：“前次收拾河南王二那柄斧子呢？若是锋口锈了，还须拿出来磨一磨，老子砍人都欢喜爽爽利利，一下子便将那个头整劈下来，颈项里的皮肉一些不牵搭。”云麟此时听着他们这一番话，早吓得哭起来，强挣起身子，伏在枕上，只管磕头求告，说：“好和尚！活菩萨！饶了学生一条命，学生出了这庙，断不说出菩萨的坏处。便是那些衣服物件，都说是学生自己当了。可怜学生一条命不打紧，家里骨肉还在那里盼望。”普济笑道：“啧啧，啧啧！你算得是一个好汉，你也知道这条命不打紧呢！崔老五快将斧子来罢！”崔五道：“看这时光还早，青天白日做这杀人的事也不方便。我还陪师兄出外去吃两杯烧酒，等到深夜再来收拾这厮不迟。”普济笑道：“也好也好，权让这厮活得一日！”说着，早见他们两个人狼狈般的跳出去，耳边又听得开庙门的声音。

云麟此时才把惊魂收入窍子里，暗想：“这两个恶人已是出去了，此时不走，更待何时？我只须出了这庙，便不怕他们还敢捉了我去。”一面想，一面想跳下床。谁知腿脚已是病得不济，加之适才恐吓，索索的抖，再也不听人调动，急得什么似的。歇了一

会，刚挨得下床，重又倒在地下了。暗念：“我云麟想是应该断送，不料病势来得这样利害。”咬一咬牙，扶墙摸壁的走出来。及至走到庙门口，已经跌倒过了几次。不料他们出门之时，先将那块石礅倚在门后，他们走出去顺手一带，那石礅便老实倒下来，紧紧关得一毫儿风不透。云麟刚要用手去推那石礅，你想云麟即使不病，同那个石礅还要费几个回合才挪移得来，如今已没有一丝气力儿，便好似蜻蜓撼石柱，忙了好一会，云麟还是云麟，石礅还是石礅。看看天色，日已坠西，若再蹉跎得一二分工夫，去死料是不远，不觉急得一身冷汗，身上便爽快了许多。人急计生，说：“我何必在这里弄这石礅呢！便是弄开了这门出去，还怕迎头遇着这两个恶人。我记得他后殿亭子四围有一带土墙，有好几处都倒塌了，乱砖便堆积墙下；只须跨上去，跳过了墙，何等不好！”想到此，掉转身子，便向后殿上走来。是时星光已淡淡露出薄云之外，地径模糊，不甚辨得清楚。却喜此时有些精神，不似适才萎顿了。大踏步走至亭侧，好在穿的短衣，疾忙拣了一处墙缺飞奔上去。无巧不巧，叵耐那墙头上已立着一人。见了云麟，吆喝一声道：“哈，哈，哈！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云麟听这声息，已知是普济，吓得一跤，平空直掼下来，随后只听得“扑通”两声，接连有两个人跳落在地。那个崔五说道：“如何？大门推不开来，我想出这一个好主意，打这墙角跳进；万一不然，早被这厮溜掉了。”普济大笑道：“好好！这地方很僻静，老子便断送了他罢！”说着，更不去寻斧头，早揸开五指向云麟颈项里提着。云麟此时已病得不似人形，只消经着普济这铁钉般的五指，白眼一翻，定然呜呼哀哉，伏维尚飨了。

谁知天下做小说的人，于笔秃墨干，声嘶血罄，老天也不会怜悯一怜悯他，偏生当那危急去处，转有意无意的生出一件事，

请出一个人来，叫你连篇累牍说个不了。这不是有意同做小说的人为难，譬如在下这部《广陵潮》，写至此处，万一云麟真个被那和尚弄死了，在下却好将笔一搁说道：“此书的主人翁已是得罪诸君了！”在下也好借此收场，聊以歇歇这唠叨口舌。那里知道，云麟这时候正瞑目待死，普济的五指离着他喉咙只差得一分二分，猛的大门外面轰轰的走进一大群人来，张皇乌乱的寻觅云麟。只听见内中有一个人提着那莺簧般的喉咙喊道：“你们不听见后面园子里有些声息？都挤在这一进屋子里干什么呢？”普济吃了一惊，忙缩回手掌伸头一望，只见殿上灯笼一闪，走进一个老者，后面跟着几个粗笨小使，看见普济，高声说道：“和尚有了，相公快进来会一会。”霎时间，便又走进一个华丽美貌的少年，穿得十分整齐，向普济拱一拱手，说道：“问大和尚，宝刹这里可有姓云的相公在此寓宿？”普济见这般势派，早吓了一跳，忙垂手答道：“不错，不错，是有一位姓云的相公。小僧适才刚陪着到这后园子里散散心。他的病体十分狼狽，忽然被一只瘟狗将他吓跌倒了。小僧刚在这里搀扶着他，不信请看。”说着便去用手真个将云麟扶起来。云麟昏迷之中正自摸不着头脑，那少年见有了云麟，也不再多话，便回头望那个提灯笼的老者说道：“便一切费心，请你将这云相公带入你们棧房里，好生养息着。所有使用多少，我自着人送来给你。”那老者点点头，便指挥那几个小使在云麟房里将所有物件全行搬到外面去，又望着普济道：“云相公在你庙里究竟耽搁了几时，房饭钱一共多少？”普济又嬉皮笑脸的说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小僧听凭这位少爷吩咐，断不计较。”那少年见他颇为恭谨，笑对那老者道：“便布施他十元罢！看这庙宇也很破败。”普济大喜，接了洋钱向大袖子里一塞，东张西望去寻觅崔五。谁知崔五早躲在一棵枫树底下，气也不敢出一出儿。那少年